



自剖越深
活得越真

几年后,阿友升为教官,他在军训时和学校的一个姑娘暗中相好,两人约定待阿友退伍那天,女孩去部队接他,正式做他的女友。几年来,两人不相守,却相思,翘首以盼。而在阿友退伍当天,女孩前往部队途中发生了车祸,先走一步。此后,阿友悲痛欲绝,沉溺于网络、酒吧。按照阿友的陈述,他曾与一个模特同居3个月,但恪守柳下惠

05

感受无奈

之道,未破身半分。阿友在录制现场的对话中谈到这段经历时,明知自己可能因这段往事而被其他女子拒绝,却坚持直言。我追问了若干个问题,他都顾左右而言他。

其实,他表示自己与那个模特的清白,无非是为了证明自己与仙逝女友的无限哀思,以此惩戒自己以往的放纵,本质无非是“自己感动自己”。这样,对在天国的女友可有道德上的交代,对那个模特可凸显自己意志上的坚强,对自己则有灵魂上的救赎。至于他的封闭、痛苦、悲观,看上去像蓝色性格,实则是红色性格的人在巨大打击下情绪长期低落的正常反应,他并非蓝色性格。

所以,我说什么都没,做出来证明给这个世界看。谨以此文,祝福阿友早日认识真正的自己,脱离苦海。(附阿友来信)

乐嘉老师:

我是阿友,不知你还有没有印象。那天在节目中,我说:“我以前谈了N个女朋友,但是我没有随便碰过她们的身体。”当时你问我:“既然你对她们没有爱,也没有性欲,为何还要在一起?”对这个问题,我当时就蒙了。我回来之后,进行了重新思考,对以前交往的每个女孩都梳理了一遍,终于发现

了答案。

原来这一切一直都是我在骗自己。我发现我需要依靠,也需要爱情。只是那段……让我无法重新面对别的女孩,所以,总会拿眼前的女孩和过去的她对比。因为过去的她太完美,所以,眼前女孩的缺点被我放大,从而感到没有一个合适的。而我心中的那团“爱火”因为愧疚,也很难再燃烧起来。我一直认为我不会再爱上其他的女孩子。

这次的“非诚勿扰”,让我真的收获很大。真的很感谢乐嘉老师,是你的一句话,让我有种坐了20年的牢,然后突然被释放出来的感觉。其实,让我萌发参加节目想法的主要原因,还是乐嘉老师在节目中的一句话:“我觉得我有必要去办一所关于咨询爱情的学校了。”这些年我为情所伤,有很多困惑,我想参加这个节目,想请老师告诉我,我到底是谁。最后,希望乐老师永远站在《非诚勿扰》的舞台上,实现梦想,可以帮助更多的人。

阿友

可惜这个小兄弟的镜头被全部剪掉了,我的同事小卷说:“这期节目你说的话又被节目组给剪完了,你那天在会上讲了那么多话,现场碰撞出的那么多火花全都没了,实在没劲。”我对她说,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,要做到既能享受

巅峰时的快乐,又能在低谷中坦然面对才行。节目成片是啥样我们也不知道,咱要看人家脸色行事,现在难得有训练自己的好机会,要抓住。

但我心里知道,我嘴上安慰着她,但看到这期节目时,也是备感无趣。我在节目中和摆设没啥两样,看不出有什么存在的必要,尽说些不痛不痒的话,所有有价值的引人思考的对话全被删了。我原本的存在,是引导大家进行有意义的思考,现在我成了插科打诨的角色,然后不痛不痒地装得很像专家的样子,说些粉饰太平的话。我想看到所有人的灵魂深处,可惜,做任何事情并非一帆风顺。

年轻时,面对社会的不公,总想以漂亮的姿势与敌同归于尽,并每每为自己而感动,后来发现,这只能证明自己能量不大。自杀者本质上都是懦弱的,勇者都能学会慢慢享受生活,至少要活到那些想让你死的人先走吧,说不准,基督山伯爵当年就是受了这句话的启发呢。当然,这还是因为自己是黄色性格的人,总会要求自己通过努力取得最终的胜利。去年,我在大理云龙盘山公路的悬崖边翻车,捡了一条命回来,所以,不像年轻的时候非走李元霸的路线不可,不和天斗也罢,咱只和自己斗。

(摘自《本色》乐嘉 著)



关注生存
关注养老

老太太说:“你们那个家,真是让我去我都不愿意去,乱糟糟的,你现在不上班了,也收拾收拾家。有时候亲家上门,别被人家笑话。”

一说到亲家,二琥立刻来劲了,她说:“妈,你不知道,我就说自由恋爱要不得,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妈一手操办,也都恩恩爱爱一辈子。现在俊俊是自由恋爱,这个红艳倒还好,但是她那个妈三天两头朝我们家跑,一住就是十天半月的,谁受得了。”

16

二琥哭穷

老太太说:“我听说亲家那边就一个女儿,她不找女儿,你让她找谁去?谁都有老的一天,你对她妈这样,有一天你老了,她会对你怎么样?你想过没有?福气都是自己积的。”

姜到底还是老的辣。二琥心头一震,她以前倒没考虑到这一层。但她还是说:“哎呀妈,瞧您说的,我老了是不靠他们的,我自己有退休工资,顶多就是我不行了,他们把我抬到火葬场。”

老太太说:“你啊,就是那张嘴坏。”

两人就这么闲聊了一会儿,老太太困了,就上床午睡。二琥觉得无聊,猛然间听到隔壁有麻将声,瞬间来了劲儿,她穿上衣服,循着声音敲开了邻居的门,在旁边津津有味地看人打麻将,直到下午5点多,估摸着春梅快回家了她才回来,推开门见老太太还在睡觉,赶紧去厨房切萝卜,把绿豆和米淘好,放在煤气灶上煮稀饭。

不一会儿,春梅回来了。见二琥把家管理得井井有条,绿豆稀饭在火上煮着,她欣慰异常,跟二琥说了许多好话,两人就在厨房里站着闲聊。

二琥说:“妹妹呀,要不说你是好命的人呢,什么都有了。”

春梅问:“嫂子,你怎么这么说?”

二琥说:“这个人啊就怕比,人比人气死人,你是学历高又能干,二弟也是最能干的,不像我们家那位,整

天不知道在忙些什么,累得要死也没见拿几个钱回来。倪俊吧最近又失业了,家里的钱都要从我的退休工资里出,你说我能有几个钱,有时候跟几个老姐妹出去玩,一到付账,我都不好意思掏钱包,不是我不愿意付,我是真没有呀!”

春梅知道二琥又在哭穷,但她又有些同情这个大嫂,只好说:“要不等伟强回来,我问问他看有没有朋友能给俊俊介绍份工作。至于大哥,也忙碌了一辈子了,就别让他多忙了。养老保险也可以自己买,或者再买几份其他的保险,到一定年限按月拿钱,心里总归是个安慰。”

“我是管不了,顺其自然,人生在世就那么回事,看开点儿就好了,到头来不都是要去见阎王爷。”二琥眨着眼,突然问,“妈妈的退休金,都是她自己存着?”

听二琥这么问,春梅知道二琥很可能是怀疑老太太的退休金是他们给用了,怕她得不到好处。

春梅笑说:“老太太的退休金,这么多年我没见过,都是她自己保存着。”

二琥说:“那可得藏好了,现在的小偷偷偷老人的东西。”

春梅知道二琥话里有话,也不多说,转身去卧室叫老太太起床。老太太起来后,她又帮老太太按摩了手脚,才开始吃饭。这天伟强没回来,斯楠也没

回来。一个婆婆、两个媳妇围坐在一起,喝着绿豆稀饭,吃着什锦小菜,其乐融融。

吃完饭二琥就回家了。

春梅忙了一阵,开始洗伟强的衣服。二琥只是来照顾老太太的,倪伟强的换洗衣服还是春梅洗。

还有自己工作上的事,春梅也奉行“日事日清”的法则,白天没做完的,晚上带回家也要做完。春梅将一切活都干完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。

春梅顾不上看电视,去跟老太太说话,她问老太太过得怎么样。老太太说:“还是那样,吃了睡,睡了吃。”

春梅说:“有什么你就直接跟嫂子说,要买什么找我们拿钱,不要用嫂子的钱。”

老太太说:“这个你放心,她也不会出什么钱,他们两口子那个省钱的劲儿,恨不得从牙缝里抠出钱来。”

春梅不理睬,里外屋都转转,又去摸摸床单,看床单湿了没有。哪知不经意间撩起床单的时候,春梅发现床下满满当当的全是空塑料瓶。

春梅叫道:“妈!这床底下的东西是谁放的?塞那么满,这是要干吗?”

老太太忙转身进来,拉住春梅的手,神秘地说:“别动别动,以后可以卖钱,还有些是老东西,你不收,就被别人偷了。”

(摘自《熟年》伊北 著)